

# 整体观视角下的独词感叹句

黄弋桓<sup>1</sup>, 黄兰堞<sup>2</sup>

(1. 重庆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74; 2.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外语外贸系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 独词感叹句属语用学研究范畴。在具体语境中, 一词成句的独词感叹句不只表达某种情感, 或只具有某种语用功能, 而是涵盖二者, 表达了非常丰富的意思, 而且所有意思浑然一体, 不可分割。独词感叹句这一特点能够得到“整体观”的支持, “整体观”适合解释独词感叹句情意不可分割的事实。

**关键词:** 独词感叹句; 整体观; 浑然一体; 不可分割

**中图分类号:** H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5) 06 - 0153 - 05

## One - word Exclamatory Sentences in the Concept of Holistic

HUANG Yihuan<sup>1</sup>, HUANG Landie<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2. Foreign Trade Department, Guilin University of Aerospace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one - word exclamatory sentences belongs to pragmatics.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ne - word exclamatory sentences not only express emotions, or display some pragmatic functions, but cover both. This kind of sentences has rich meanings and emotions. All these meanings and emotions are an indivisible whole, hard to split. The fact that one - word exclamatory sentences' meanings and emotions is a whole can correspond to the concept of "holistic" and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concept of "holistic".

**Key words:** one - word exclamatory sentences; concept of "holistic"; holistic meanings and emotions; indivisibility

独词感叹句指一词成句的感叹句, 在汉语和英语中都存在, 其构成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和叹词, 如“火”、“佩服”、“厉害”、“难怪”、“什么”、“噢”、“Congratulate”, “Beautiful!” , “Exactly!” , “What” , “Ouch!” 等。独词感叹句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 涉及结构和语气两个划分角度, 从结构上看, 它是一个词的形式, 属独词句或非主谓句; 从语气上看, 是抒发强烈情感的感叹句。关于这类句子, 最初基本都将其纳入独词句、非主谓句研究范畴, 后来虽承认了该类句子的地位, 但一般将其视作感叹句中的特殊类别, 研究甚少。独词感叹句单词成句, 无法谈及内部结构的特点, 要正确认识此类句子, 首先必须意识到它实际属于语用学研究范畴, 与语境密不可分, 不能脱离语境来单独讨论这一语言现象。

收稿日期: 2015 - 09 - 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汉语独词句的情感与认知研究”(编号: 15YJC740033); 重庆交通大学博士基金项目“现代汉语独词感叹句研究”(编号: 2015kjc001)

作者简介: 黄弋桓(1979 -), 女, 四川内江人, 语言学博士, 重庆交通大学教师。研究方向为语言理论、汉语词汇及语法。

黄兰堞(1981 -), 女, 四川内江人, 硕士,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

## 一、独词感叹句的情意问题

独词感叹句因其结构简单,在早期学者们更多关注其表达的情感,如针对名词性独词感叹句,郭中平认为表示事物的呈现,有引人注意的意思,如“血”、“雷声!”<sup>[1](p48)</sup>马忠认为表示惊讶,如“老虎!”、“汽车!”<sup>[2](p201)</sup>张静认为表示急切语气,如“火”、“敌人!”<sup>[3](p400)</sup>朱晓亚认为表示惊喜或恐惧,同时提醒别人注意,如“水”、“飞机!”等。<sup>[4](p126)</sup>在分析某个具体独词感叹句的情感时,学者们虽然也联系了语境,但讲得比较笼统、单一,如同是解释“蛇!”的意思,童养性认为是引起听话人注意<sup>[5](p12)</sup>,武占坤认为是惊呼,<sup>[6](p419)</sup>韦世林认为传达了说话人对突见之物的确认及惊诧(甚至惊恐),<sup>[7](p149)</sup>黄伯荣、廖序东认为表示突然发现。<sup>[8](p86)</sup>这种分析虽然经济,但过于简单,因为语境不同,独词感叹句的意思就不同,而且在具体语境中,独词感叹句表达的意思非常丰富,远非某一种情感所能概括。比如一个人散步时突然发现一条蛇时脱口而出的“蛇!”跟他在动物园蛇区看到蛇时喊出的“蛇!”表达的意思就明显不同。前者是那一瞬间说话人马上做出的反应,在当时的语境中,它的意思非常丰富,至少包含说话人害怕、紧张、担心、疑惑等多种情感,同时有所指,还跟他当时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后者则可能包含说话人兴奋、激动、好奇等情感,同时也跟他身处动物园时的心理活动相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兴起,有学者开始从语用和认知的角度来研究独词感叹句,尤其是针对独词感叹句中既无具体指称,也无陈述义的叹词性独词感叹句,不再像之前的研究只讲表情,而是关注到其语用功能的一面。如英国语言学家利奇指出,很多叹词都在话语的参与和信息框架内运作,常常具有多种功能,而非标记情绪。波兰语言学家 Ewa Walaszewska 认为,叹词性独词感叹句不只表达情感,还传递了某种意图,比如两个朋友相遇,其中一个说出“Yipee!”这时听话人可以认为说话人在表情外还有传递以下命题的意图: The speaker is happy at time to meet me at time. Walaszewska 进而认为,说话人可以使用某些叹词来明示他们有某种特定的信息意图。Norrick 认为,叹词都可以独立成句,标记说话人的内心状态。在具体交际时,听话人能识别其意义,也是因为其语用属性产生于反映各种认知状态变化的一般特点。<sup>[9](p215, 216, 217)</sup>国内学者如李丛禾也认为,基本叹词具有丰富的语用和认知功能,可以表明说话人对某一命题或事物的主观感受和态度,如小孩在服用很难吃的药时,会说出感叹词“Yuk”,直接表达对那种药味的厌恶。<sup>[10](p118, 121)</sup>刘丹青指出,叹词“噓”是对听话人发出行动指令,请他别大声说话,或用来驱赶人和动物,认为“噓”代替一个祈使句,把叹词看成是代句词。<sup>[11](p154)</sup>

由此可见,针对独词感叹句表达的意思,学者们或分析情感,或侧重语用认知,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一般来说,国内学者多讲情感,而国外学者多关注语用功能,如吕明臣认为,感叹句仅表达情感,不表达别的功能。<sup>[12](p14)</sup>利奇在讲字面意义与语用意义的区别时,列举狄更斯小说 *David Copperfield*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例子,认为当 Trotwood 小姐说“Janet! Donkeys!”时,她是想通过这句话让女仆 Janet 把骡子赶出草坪。<sup>[13](p454)</sup>按照利奇的解释,此处名词性独词感叹句“Donkeys!”仅包含说话人的意图(把驴子赶出草坪)及语言施行的某种行为(命令),并无情感内容。认知语言学家 Felix Ameka (1992) 也认为,叹词性独词感叹句中有一类是认知类,如 Aha! 意思是“现在我了解了!”(I now know this.)<sup>[14](p113)</sup>其实在具体语境中,独词感叹句既表达了说话人的情感,也与他的心理活动相连,如前面提到一个人散步时发现蛇时喊出的“蛇!”在语境中至少可以分析出以下意思:(1)有蛇!(2)那是蛇!(3)蛇怎么会在大路上?(4)看到蛇的害怕与紧张;(5)不清楚蛇是否会攻击自己而心慌意乱;(6)不确定找谁求助而不知所措;(7)提醒别人当心。既有情感内容,也有指称、判断、疑问、祈使等认知内容。

独词感叹句是语用问题,但语用学的相关理论也无法对此类句子做出很好的解释,因为不管是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等早期语用学理论,还是斯珀波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维索尔伦的顺应论等认知语用学理论,都只侧重语用认知,忽视了情感。比如奥斯汀言语行为三分说中与独词感叹句有关的是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但观察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sup>①</sup>及解释,都

① 奥斯汀把施事行为的话语按其语力分为裁决型、行使型、承诺型、行为型和阐释型五大类。详见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158-162 页。

不见有关情感的表述。根据他的分类来分析独词感叹句,当散步看到蛇,继而喊出“蛇!”时,是在发出一种警告(行使型:提醒某人当心),或是进行一种判断(裁决型:看到的是蛇);说某人“Pitiful!”时,是在进行一种判断(裁决型:这人可怜),或是表明一种态度(行为型:认为他可怜)。这样来分析独词感叹句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缺少了对情感因素的考虑因而并不完整,像“蛇!”和“Pitiful!”必定包含说话人强烈的情感。再如关注语言交际中对话语理解的关联理论,重视语用信息的认知推理,其模式可以描述成:话语理解→推理→找关联→找最佳关联。用这一模式来分析独词感叹句,同样得不到情感的部分。独词感叹句不是纯粹的情感问题或语用认知问题,而是涵盖两者。更重要的是,虽然独词感叹句表达的意思似乎能划分为情感和认知两大部分,但这只为分析方便,实则独词感叹句包含的所有意思是一个整体,不可割裂,像前面提及“蛇!”的七种意思,在语境中这些意思同时存在,且浑然一体。独词感叹句情意是一个整体的特点,可以得到“整体观”的支持。

## 二、整体观

### (一) 叶斯柏森的整体观

关于句子包含的意思是一个整体,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有过相关论述。他认为早期语言的词汇自身都带有一些修饰语,后来这些修饰语才分解出来,用独立的形式来表达。他举了拉丁语“cantavisset”的例子,认为该词最初包含:(1)唱歌;(2)过去完成时;(3)虚拟语气;(4)主动语态;(5)第三人称;(6)单数。这些意思紧紧地粘在一起,直到后来的语言中,动词所具有的人称、数、时态、语气等语法范畴才分解出来,用助动词或介词等来表达。<sup>[15] (p421)</sup>换言之,“cantavisset”最初表达整体意思,这些意思汇聚一体,之后才开始分化。叶斯柏森于是断言原始语言词与句之间的界线并非像今天这样清楚地划定,他把“cantavisset”这样的表达式叫做“句词”(a sentence-word),并提醒说不能从“综合”(synthesis)这一术语的词源义“composition”或“putting together”得出结论,认为综合指的是一些原本独立的成分组合在一起,从而认为分析先于综合,因为今天能分析或分解的成分,在早期都是无法分析、不能分解的,“‘纠缠’(entangled)或‘复杂’(complicated)能更好地描述语言最初的状态”,<sup>[15] (p421-422)</sup>认为语言是从“密切相连的、不规则的聚合体向自由的、规则的、可组合的独立成分发展”。<sup>[15] (p429)</sup>按照叶斯柏森的观点,早期似词似句的表达式实则包含未分化开来的各种意义,独词感叹句是一个词形式的感叹句,与词、句两个范畴密切相关,正是典型的“句词”。叶斯柏森关于原始语言是“无法分析、不能分解”的“整体”观点,适用于独词感叹句情意不可分割的事实。

### (二) Wray 和 Arbib 等人的整体观

近年来,在叶斯柏森关于原始语言是“整体”的基础上,语言学家 Allison Wray 提出了“整体性原始语言观”(holistic protolanguage)。该模式假定存在一个复杂的、有生成性的语音体系和概念系统,两个系统之间的关联是一种整体关联,即整体与整体相关联。按此模式,Wray 认为原始语言缺乏现代意义上的词,它没有诸如名词或动词等词类,只有表达整体意义的整体表达式(whole phrases),比如“abracadabra”表示“现在观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惊喜”(now observe a magical surprise)这一模糊的意思;经常用在美式英语中的“gesundheit”表示“我知道并原谅你最近打喷嚏”(I acknowledge and forgive your recent sneeze)。Wray 指出,在“abracadabra”中,没有哪个部分表示“神奇性”(magic)或“看”(see);“gesundheit”也没有哪个部分表示“打喷嚏”(sneeze)。<sup>[16] (p497)</sup>换言之,这些表达式对应的都是整体义,因而表达式难以划归某一词类,整体义也无法截然分开。

语言学家 Michael Arbib 则赞成“手势性原始语言观”(gestural protolanguage),认为手势先于说话,并把整体观运用到该模式里。在 Arbib 看来,最初的手势(protosigns)与整体意义相配对,比如某手势对应“你在吃我的食物”(you are eating my food)这样一个整体意思,不是“食物”、“吃”或“你”任何一个单一意思。<sup>[16] (p458)</sup>关于手势表达整体意思,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讨论了日常生活中人们以手指物的动作,认为有些手势像小型连续剧一样,有不少情节故事在里头,如在酒吧里客人想再点一杯酒,他等服务生看着他时,便指了指自己的空杯子,托马塞洛认为客人的意思是:注意,杯子空了;请再倒点酒来。<sup>[17] (p43)</sup>它们分别对应于指涉意图和社会意图,客人的指涉意图是提起服

务生的注意,而社会意图是请求,想要服务生去做自己想让他做的事——倒酒。

Wray 等人的观点丰富了叶斯柏森的整体观,虽然这些观点有的比较概括,有的只谈意图这一内容,有所偏颇,因为很多时候,情感与认知是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的,如托马塞洛提到在酒吧里喝酒一例,客人在指向酒杯时,不可能不涉及他当时的情感。有的观点虽是针对原始语言,但语言具有系统性和传承性,原始语言的某些特点必定会保留在今天的语言里。以上观点让我们意识到,解释某些语言现象不能简单地只讲情感或只讲认知,“整体观”正适用于解释独词感叹句情意不可分割、是一个整体的事实。

### 三、整体观视角下的独词感叹句

独词感叹句一词成句,形式虽然简单,在具体语境中却包含非常丰富的情感内容和认知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独词感叹句包含的所有情感内容与认知内容还是一个整体,它们互相渗透,不能割裂开来。正如叶斯柏森所谈到的,在原始社会,人们打败并杀死一个可怕的敌人后围着他的尸体跳舞,喊出“Tarara - boom - de - ay!”这样的话,认为该话大致表示以下几种意思:(1)河那边这个可怕的敌人被杀死了;(2)我们杀死了河那边这个可怕的敌人;(3)你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杀死了这个敌人吗?(4)那个部落还有另一个人,让我们像杀死这人一样地杀死他!(5)杀死敌人的那位英雄的名字。<sup>[15] (p440)</sup>在当时的语境中,“Tarara - boom - de - ay!”包含的情感、指称、陈述、祈使、疑问、愿望等内容交织在一起,显然是一个不能分拆的整体,无法将表达式的每个部分与某种意思简单地一一对应。还可假设这样的场景:A和B正要过街,突然驶来一辆车,A大声喊出“车!”B自觉停住脚步。这时A并没有说出诸如“车来了,注意”或是“有车,不要过街”,又或是“等车开过我们再过街”等所谓完整且意思连贯的话。身处同一语境的B在听到该独词感叹句时,能够明白它包含的所有这些意思,并且能读懂“车!”同时包含的说话人紧张、担心、害怕、对自己的关怀等情感。例如:

[例1]他的父亲有一本《包法利夫人》,衬页上写着“法国文学中一颗卓绝无比的珍珠”,纳博科夫说,“这个评价至今仍然适用”。实际这部书正是描写情欲、盲目、疯狂、惩罚的经典。查理是十足的瞎子,低能人,爱玛是瞎子兼疯子,浪漫情人。她追求根本不存在的情爱,失败了,服毒后倒在病榻上。一个瞎眼乞丐吟唱着民谣从外面走过。爱玛疯狂绝望地喊道,“瞎子!”这是《包法利夫人》结尾,她平生最后一句话,意韵无穷。

独词感叹句“瞎子!”<sup>①</sup>的确“意韵无穷”,可以尝试来分析它表达的意思。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中,女主人公爱玛一心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自甘堕落与人通奸,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身败名裂而服毒自杀。爱玛的丈夫查理是个老实勤快但迂腐懦弱的人,他对爱玛过度宽容,却从未去理解她的真实想法,最终酿成悲剧。爱玛的死不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作者福楼拜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来找寻酿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爱玛最后喊出的“瞎子!”表面好像在说门外唱着民谣经过的瞎眼乞丐,实则是临死前对自己落得这一下场的自我审判,既有后悔、伤感、痛苦、绝望、心有不甘等情感,也包含她的判断,把自己落得今天这一下场归咎于缺乏丈夫的关爱,对丈夫不解风情、粗心大意的埋怨和不满,同时也在说自己有眼无珠,错信了人。“瞎子!”一句包含着丰富、不可分割的情意。

[例2]Executioner: Now behold the awful price of treason! You will fall to your knees now. Declare yourself the king's loyal subject and beg his mercy. And you shall have it. Rope! Stretch him! That's it! Stretch him! Pleasant... yes? Rise to your knees, kiss the royal emblem on my cloak, and you will feel no more. Rack him! Enough? It can all end right now. Peace. Bliss. Just say it. Cry out... mercy.

Crowd: Mercy! Mercy! Mercy!

Executioner: Cry out. Just say it. One word. Mercy!

Hamish: Mercy, William. Mercy.

Stephen: Mercy. Jesus, now say it.

Executioner: The prisoner wishes to say a word.

① 小说中“瞎子”的法文原文是名词 L'Aveugle。

William: Freedom! ( Brave Heart)

例2选自电影《勇敢的心》,影片讲述了十三世纪英雄之后威廉·华勒斯带领苏格兰人民揭竿起义对抗英格兰暴君爱德华一世的故事。华勒斯领导众人赢得多场战役,却由于苏格兰贵族的出卖被捕,在伦敦的审判广场上,受尽酷刑的华勒斯在斩首前用尽最后一口气大声喊出“Freedom! (自由!)”,“自由!”是华勒斯对治安官要求的断然拒绝,表达了强烈的情感,同时表明自己的立场:不会投降,要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自由最终一定属于我们;比起生命,自由更加可贵;呼吁同伴们继续战斗;不能亲眼看到苏格兰独立感到遗憾;对暴君及其残暴统治的愤怒;对贵族的背叛行径深以为耻等。独词感叹句“自由!”包含的丰富情意是一个整体,不可拆分。

#### 四、结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独词感叹句不像一般研究认为的那样,只在表达情感或只具有语用功能,它不是纯粹的情感问题,也不是纯粹的语用认知问题,而是涵盖二者,在语境中具有丰富的意思,不应该偏向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要正确认识这类句子,除了结合语境外,还应该根据“整体观”来考察这类语言现象,明白独词感叹句在具体语境中不仅包含丰富的情意,而且所有情意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 参考文献:

- [1]郭中平. 简略句、无主句、独词句[M]. 上海: 新知识出版社, 1957.
- [2]马 忠. 现代汉语语法[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9.
- [3]张 静. 新编现代汉语(修订本)[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 [4]朱晓亚. 现代汉语感叹句初探[J].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2).
- [5]童养性. 谈谈汉语的“名代句”[J]. 汉语学习, 1983 (6).
- [6]武占坤. 现代汉语读本[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 [7]韦世林. “是”字句、独语句魅力的逻辑解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 (6).
- [8]黄伯荣、廖序东主编. 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下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9]李 欣. 叹词的语用功能及翻译策略. 引自何自然、陈新仁主编. 语用学研究(第3辑)[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10]李丛禾. 感叹词的认知理据和语用功能探究[J]. 外语学刊, 2007 (3).
- [11]刘丹青. 叹词的本质一代句词[J]. 世界汉语教学, 2011 (2).
- [12]吕明臣. 汉语的情感指向和感叹句[J]. 汉语学习, 1998 (6).
- [13][英]杰弗里·利奇. 语义学[M]. 李瑞华 等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 [14]Ameka, Felix. *Interjections: the Universal Yet Neglected Part of Speec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2 (18).
- [15]Jespersen, Otto.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2.
- [16]Fitch, W. T.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7][美]迈克尔·托马塞洛. 人类沟通的起源[M]. 蔡雅菁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责任编辑: 舒 娜)